《弗兰肯斯坦》道出了孤独与寻爱

◆ 朱光

新民艺评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因为《弗兰肯斯坦》而成为一个全新的英语单词，意思是“一个最终毁了其创造者的东西”。在1818年问世、由玛丽·雪莱创作的首部科幻小说中，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用尸块拼接、通电给予能量，“激活”了一个“人形生物”。外形如怪物般惊恐骇人、内心如孩童般天真纯粹的“人形生物”与弗兰肯斯坦又是什么关系？

他和它 一体两面

连日来，在上海大剧院热演的中文版话剧《弗兰肯斯坦》中，轮流扮演“人形生物”与科学家的衰弘分析道：他与它，首先是父子关系，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人形生物”；他与它，也是创造者(神)与被创造者(生灵)的关系；抑或，他们也是一体两面——弗兰肯斯坦激活了“人形生物”，激活的也是他自己的另一面。

从以上对剧情和人物的分析角度出发，由此衍生出扮演“弗兰肯斯坦”与扮演“人形生物”这两个角色的男演员互换角色的创意，十分站得住脚，这绝非单纯的商业选择，而是确实两者关系紧密甚而是一体。中文版的剧本，就是英国国家话剧院2011年上演的版本——当时的双男主是“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与约翰尼·米勒，他俩各自在英剧《神探夏洛克》与美剧《基本演绎法》中扮演福尔摩斯，也算是一体两面。因此，第一晚“卷福”演人形生物，米勒演弗兰肯斯坦；第二晚，两人互换。

中文版有4位男演员，除了王茂蕾谦虚地表示“我‘带宽’不够，我就演弗兰肯斯坦一个角色”之外，袁弘、郑云龙、闫楠都可以在“他与它”两个角色中切换。

袁弘进组时间略晚，他表示会与其他演员切磋，互相吸取对方身上最优化的表达方式：“压力，刺激我们各自变得更好。”郑云龙则对“互相借鉴”坚决说“不”：“那是演员之间的大忌。”两个人都对，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

但是，无论4位男主角怎么发挥，都离不开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与“人形生物”——他与它的共通之处：寻爱与孤独。

你和我 殊途同归

“人形生物”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约等于它的诞生——科学家自己被吓跑了，其心情稍后分析，但这一行动造成的结果就是，它一出生就被抛弃。

它比弃婴还要难——它那缝缝补补的肉体未必经络通畅，在反重力、求平衡的肢体运动中找到直立行走的顺滑就需要很久。这就是婴儿特别喜欢运动的道理——他们如果感受到肢体对自身的掌控，就很兴奋。它比弃婴还要丑，它那缝缝补补的肉体形成暴露在外的巨大伤口，吓坏所有正常人。它无处可去，最后被一位盲人知识分子收留，学会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与哲学。

当一具破碎的肢体，口齿尚算清晰地表述出来自文明源头的诗句时，其象征意义之多元、丰富到立现——它肯定是生灵，但是怪物还是人？若是人，他那几乎负数的颜值和皮囊包裹知识储备的状态，像不像是当下一个个仅有内在美的知识分子？若是怪物，那么是否嘲笑了社会对颜值的追捧、对知识的鄙视？郑云龙的版本演出了它孩童般的天真、学子般的虔诚。

但是，当盲人老师的儿子儿媳看到了它的存在，立刻对待它如路人一样棒打。它在期待被一家人接纳的希冀中，一脚踩空，落入复仇的深渊，一把火烧尽了一家人。从此，它要寻找“抛弃”它的“父亲”弗兰肯斯坦，甚至不惜先杀了他的弟弟威廉，借此“引蛇出洞”。

弗兰肯斯坦则是一个对科学追求到极致，以至于对身边的爱视而不见的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富兰克林发现了雷电和静电是同一现象，法拉第发明了发电机……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过渡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

科技飞速发展给人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困惑。而他，竟然因为缝合尸块通电后激活了一个生灵——他竟然以科学之名成了“造物主”！这种近乎狂喜的成就感，让他在它祈求他为它再制造一位女性人形生物时膨胀了，继而也成功了！但他的道德层面，依然设定它只是个“怪物”，会给社会制造事端，怎能再复制成双？于是，他又手刃了这个“女怪物”。“家”被毁，期待伴侣的美梦被毁，它对他说：“你追求的不是科学，而是——傲慢！”

从信息爆炸时代过渡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我们——不傲慢吗？

人，要自大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往一团肉里填塞入一个我们自以为是的灵魂？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知道怎么做一定是对的，且因此让孩子按我们的选择去做？

弗兰肯斯坦失去了弟弟，失去了妻子——既然他手刃了它的期待，那它就杀了他的爱。他从一个人，堕入没有爱的状态，最终爱的感觉消失了。他与它，一同奔赴北极圈……他创造了一个最终毁灭自己的它。无论是他还是它，终其一生，都失爱而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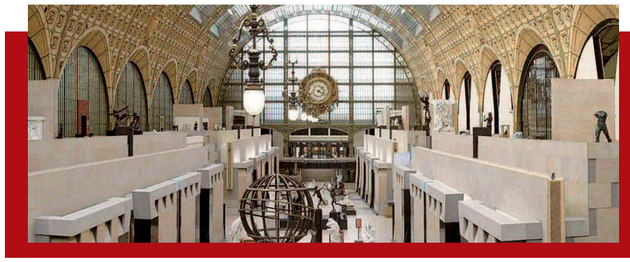
它的短短3年生命，是从一张白纸到学会爱、有欲望、被伤害、去复仇……基本是人的一生的情感起伏的高度浓缩。

而他则更像大部分人——欲望集中在事业成就感，忽略甚而不在乎生活里本有的亲情与爱。它不断寻爱；他不断失爱……爱，才能成就人。

无论是200年前的作品还是200年后乃至2000年后的作品，之所以能依然感动所有人，是因为——爱。

博物馆里走秀，画中人怎么想？

◆ 徐佳和



路易·威登2022秋冬女装发布会不久前在巴黎奥赛博物馆中央大厅和库尔贝画廊举行。这是路易威登女装艺术总监尼古拉·盖斯奇埃尔最喜欢的地方，也是奥赛博物馆首次作为时装秀场地亮相。阳光穿透玻璃穹顶倾泻而下，尼古拉·盖斯奇埃尔青春洋溢的最新系列作品与博物馆藏品相映成趣。据传，在奥赛博物馆尚在奥赛宫的时期，路易·威登前往卢浮宫向欧仁妮皇后进献定制作品的途中，必定久久凝望对面的奥塞宫，驻足欣赏美轮美奂的建筑奇观。

因为服饰与艺术之间天然的关联而产生了有趣的交集，时尚以博物馆的空间为秀场，早已司空见惯。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巴黎大皇宫，原本是为了1900年世界博览会所兴建。如今，作为公共展览厅的大皇宫就是各大品牌喜爱的秀场之一。自2006年起，香奈尔每年在大皇宫发布新款时装。设计师们时而将这里变成热带丛林，时而装饰成旧时的小酒馆；2020春夏大秀，大皇宫正厅甚至被打造成了充满巴黎风情的屋顶，一众香奈尔女郎款款行走其间，风情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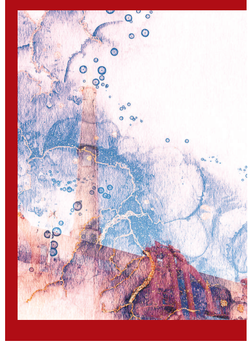
每年的四大时装周上，各家品牌常会选择当地知名博物馆作为时装发布的秀场。巴黎时装周上，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卢浮宫就不止一次成了时装品牌的秀场。当模特们身着元素多样、风格各异的新款服饰，穿行在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艺术作品中，就像开启了一场时间和时尚的穿越旅程。

在2020-2021米兰时装周上，意大利国宝级艺术殿堂——米兰20世纪博物馆第一次为时装敞开了大门。20世纪博物馆坐落于米兰市中心，拥有意大利最大规模的20世纪美术藏品。这里收藏的大量绘画、雕塑和装置艺术品中，包括莫迪利亚尼、乔治·德·基里科、翁贝特·波丘尼等知名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还有毕加索、乔治·布拉克、瓦西里·康定斯基、彼埃·蒙德里安等其他现代大师的杰作。

其实，佛罗伦萨皮蒂宫(Palazzo Pitti)的顶级博物馆帕拉提那美术馆主席艾依克·斯彻米德特在古驰2018早春度假系列时装秀时就曾用自己的回答幽默点题。当时，古驰的模特在拉斐尔的名作《镜中圣母》前走秀，周围又被拉斐尔、鲁本斯、提香、范·迪克的名画所环绕，有记者直截了当地问艾依克·斯彻米德特：“画中的圣母看到眼前这一切会不会很惊讶？”得到的回答是：“画中人物也穿着那个时代最时尚的服装啊！”

时间的流逝是无形的，因此我们总要借助一些实际的东西来使时间实体化，博物馆里的展览品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博物馆提供给人的不仅仅是一种物化的汇集与并置，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性的集聚，让我们真正地触摸到了“流逝的时间”。艺术趋于永恒，而时尚转瞬即逝；艺术注重自我，而时尚迎合市场。的确，艺术与时尚之间，似乎存在一道鸿沟。然而，它们在彼此较劲的同时，又在相互渗透：艺术变得愈发时尚，时尚又在艺术的驱动下不断地变换，那些博物馆墙上的画中人，代表的正是曾经的“最时尚”。把博物馆里的时装秀看作一个艺术的梦想，传达现实生活的热情，而在此过程中，只有艺术的推动力是无限的。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林距离

艺术之争因何于今为烈？

◆ 林明杰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对自然界的千奇百怪，人们猎奇的比较多，争论的比较少。而书法、绘画等艺术样式上的“千奇百怪”，跟大自然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人们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争议基本都集中于美与丑、传统与创新这两大主题。而这种争论并非只发生在中国，其实在世界范围都存在。即使在今天的法国，对现当代艺术嗤之以鼻的也大有人在。

艺术风格之争，自古就有。孔子批评“郑声淫”，就是不同艺术主张的争论。但是，较之于近现代至当代的艺术争论之频繁和广泛程度，古代的艺术之争难望项背。

为什么世界范围内，艺术样式、风格、主张、理念等的多样化，突然在近现代呈几何级数大爆发，并由此引发了人们的无比兴奋、困惑和争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艺术论艺术，很难理清，不妨将视野扩大。我们不难发现，世界艺术样式之大爆发，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植根于悠久农耕文明的我国，百余年来也经历了工业文明之巨变。

在农耕文明时代，生产力的主场在农村。农村中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家乡。并且一个地域中的人们大多从事同样的农耕劳作。譬如某个村适合种水稻，则大家都种水稻；某地适合种棉花，则大家一起种棉花。共同的谋生方式决定了人们在认知、经验、生活习惯、情感表达模式等方面的求同性。在这样大环境中产生的艺术样式，趋同性也是主流方向。这种趋同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有数千年不衰之生命力，乃在于它有一种自省的觉悟，体现在艺术上也是如此。优秀艺术家们在求同的同时，保持着特立独行的艺术思想，即使“摩”“仿”先贤风格的绘画作品，仍要呈现自己的思想、个性和情感。

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的主场转移到了城市。人们的生活形态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居住在同一城市中的人们，谋生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你在汽车厂工作，我在钢铁厂工作，她在纺织厂工作，还有在商店、航运公司、贸易公司、银行、交易所等。即便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也有技术要求截然不同的专业分工。分工合作必然形成多样性。不同工作的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经历、认知、教育、生活方式、情感表达和交流方式。农耕文明趋同性的艺术样式，远远无法满足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复杂需求。

同时，工业文明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使得艺术家的生存，从过去依赖宗教和权贵，变为更多依赖于市民阶层。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只要能找到喜爱自己的买家，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就有了坚持自己个性创作的生活保障。

如今，我们更进入了信息文明时代。乡村和城市的界限必将逐渐被打破和融合，人们的合作交流跨越国家和地域，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人类实现美好未来的巨大动力。每天只要上网，全世界的信息都会出现在眼前。我们每天都在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打交道，这些信息中有我们理解和不理解的，有用和没用的，喜欢和不喜欢的，赞成和不赞成的。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艺术怎么可能安安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呢？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观视之，今天空前繁荣也同时鱼龙混杂的艺术局面，才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今天我们论断未来艺术会怎样，难免主观武断，不妨采取积极参与和冷眼旁观相结合的态度处之。

争论难免，理解万岁。实在不能理解，求同存异则是文明的选择。选择适合自己的，尊重别人的。

蔡元培先生提出以艺术代宗教，恐怕也是觉得艺术比较温和，就算是观点不同，争论激烈，也不至于动刀动枪打起来。

要是《底线》还悬浮，那真是冤枉靳东了

◆ 赵玥

有人说，靳东演起精英来都是一个样，这次得说句公道话，刚开播的电视剧《底线》里靳东饰演的老干部方远，还真的不一样。虽说靳东长了一张器宇轩昂的脸，这次的方庭长也还是那么爱说教，但这威严之中有一点打太极的江湖智慧。他这个地方法官看似风光，级别还没有空降来的正科级法助叶芒来得高，一桩桩鸡飞狗跳的案件审理过程，生动折射出我国近年司法改革的进步与成果。

全员演技派的《底线》，开播前的阵容官宣可谓是端水大师级别。靳东、咸毅、蔡文静是领衔主演，后面还跟着特别出演张志坚、友情出演王劲松、特邀出演刘敏涛和曹骏、惊喜出演杨乃文，也多亏了这些熟面孔，每一集观剧看到新的当事人，都会带来新的惊喜，可能你叫不出那些配角的名字，但一定能说出来这是《武林外传》的莫小贝，那是《知否》里的小秦大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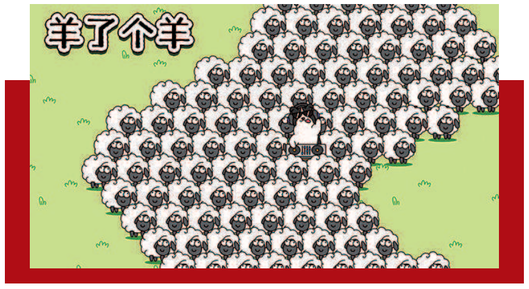
当观众看职场剧看出内伤的时候，《底线》却以紧凑的剧情、精湛的演技、细致入微的刻画让观众一点开就欲罢不能。就比如好戏一开场，方庭长被当事人扔过来一袋现金，他追了几条街才还回去；方远帮黄小蕾饰演的服装店老板娘调解完毕，反被泼辣的老板娘上下其手，还获赠一件印有大头照和“法力无边”字样的黑T恤；明明也是带了徒弟的人，方远却因为在最高法领导面前瞎说大实话被领导找来谈话，蔫儿坏的方远提前喊来王劲松饰演的民一庭庭长陈康一起“背锅”，结果双双被张志坚饰演的张院长痛骂……

工作上的案例，法理好判，情理难断，看过那么多卷宗，依然难当好一个法官。网络主播骆优优在工作中猝死，但是没和MCN机构签劳动合同，又摊上一对吸血鬼父母，家人索要赔偿又被疑吃人血馒头；雷星宇在目睹暴力催收者辱母场景后，将催收人捅死，和方远同为张院长徒弟的法官宋羽霏判处他过失杀人，而没有判定为正当防卫，引发舆情；李芳凝因被男同事摸后背，执意告对方性骚扰，究竟是情感纠葛还是工作竞争，性骚扰的尺度界限又在哪里……抽丝剥茧与唇枪舌剑中，一桩桩案件也逐渐明晰。

《底线》没有选择模块化的一集一个案例，而是按照案件发展的节奏，几个案子穿插进行，这其实也正是基层法官面对的场景，人生百态，复杂难解，总有处理不完的案子，也不可能集中精力只处理一桩案子，甚至，更不可能只处理案子。

在这个小小的地方法院，谁都可以直接来找方庭长。身着法袍，手执法槌，他不仅要伸张正义，偶尔还要帮当事人哄孩子，说一口湖南普通话的他调解起纠纷来如鱼得水，因而得了个昵称“方婶儿”。这次的靳东，终于放下了精英人设，成了一个难以突破职场天花板、遭遇中年危机的普通人。这也是《底线》试图去给大众打破的刻板印象，法官从来不是高薪行业，面对七位数的律师岗位邀约，不动摇是不可能的；法官也不可能永远正确，但二审、终审为个人的局限性做了兜底，让公平正义的实现有了最大化的可能。

在一众熟面孔的《底线》里，两个年轻的领衔主演相当亮眼，咸毅和蔡文静饰演的方远的徒弟周亦安和叶芯，一位是新法官，一位是最高法到地方法院锻炼的“法条姐”，三人之间除了工作的碰撞，更多了很多生活线的铺陈。中年法官面对的瓶颈如何突破？年轻法律人的成长阵痛是如何报之以歌的？都让人忍不住期待接下来的剧情。



可以拿得起 更要放得下

◆ 吴翔

『羊了个羊』第二关你过了吗？

最近很多人埋头忙着玩一款名叫“羊了个羊”的小游戏，甚至有人为此通宵达旦。游戏玩法简单，但过关不易，所以让人很“上头”。其实，归根到底，“羊了个羊”和从前那些“跳一跳”“2048”等爆款小游戏差不多，都是供人消磨时间而已。可如果为了这只“小羊”，错过了秋日暖阳，可就得不偿失了。面对“小羊”，可以拿得起，更要放得下。

“羊了个羊”第一关太容易了，最简单的“三消”游戏，简直是有手就行。游戏只有两关，第一关瞎玩都能过，第二关玩瞎了都没过。据游戏制作方介绍，通关率不到0.1%。

让大家欲罢不能的还有这个游戏的社交功能，很多人都想努力成为那0.1%，好在朋友面前露个脸。全因游戏设计了一个地区排名，给了大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家乡增光添彩的机会。游戏还设置了3个道具，让人在快要失败的时候，感觉自己“还能抢救一下”，虽然道具需要通过观看广告才能获得，但其实道具也根本不能帮你通关——这是游戏开发商收入的源泉，游戏难度极高意味着玩家会频繁失败，观看广告次数也会直线攀升。

最终，许多人陷入了无限循环模式：点开游戏，闯关失败，观看广告，重新再来……就这样，大好的时光从指缝中溜走了，等你缓过神来，只能浅唱一句“时间都去哪了”。原本数羊可以让人安睡，结果，现在这只羊把人折磨出黑眼圈。不少网友明智地选择了浪子回头，“得不到又如何？得到了又如何？为什么要执迷于此呢？早点放弃，或许能早点遇见新的光明。”

不可否认，“羊了个羊”这样的游戏是挺有趣，但也没那么有趣。就像设计“羊了个羊”的这家公司，他们还推出过如“开局托儿所”“疯狂擦一擦”“消灭屎壳郎”“解救大西瓜”等小游戏，它们就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在业界，这种玩法简单、无须专门客户端，只让玩家看广告的游戏，被统称为“超休闲游戏”，年代久远点的有“旅行青蛙”“2048”“跳一跳”……这些小游戏大多是个人开发，所以作品简单轻量、玩法单一。游戏厂商买下版权后，将其改造成足以用作“广告展柜”的产品，再投放到市场中。当玩家在玩其中某个游戏时，发现可以通过观看广告来换取奖励道具，而游戏内的广告则又是另一款游戏……

所以，“羊了个羊”现在是很热，但相信很快就有“牛了个牛”“虎了个虎”取而代之，没什么小游戏值得深度沉迷。其实对孩子们而言，网络上有防沉迷系统，规范着他们玩游戏的时间和频率；而大人倒是不受这个约束……与其一个人夜以继日地沉迷“小羊”，不如放下手机，卸下压力，和朋友们奔跑在秋天的阳光里、草地上，来一趟痛痛快快地“放羊”！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